

山西寺观壁画：跨文化的视觉档案

李淞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淞先生致辞

各位领导、专家、嘉宾，上午好。

我的发言主要讲两点：寺观壁画的跨文化特性、作为历史档案的视觉材料。

一、寺观壁画的跨文化特性

山西现存大量宋、元、明、清寺观壁画。它们不仅体现着审美、时尚、趣味与艺术，还蕴藏更为海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解读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从这些图像上看到新观念替换、修订和覆盖旧观念的痕迹，看到潜藏的基层民众建立和谐文明价值观的持续努力。不同的宗教信仰各有其指向性和限定性，有些还相互冲突。在一个共存着不同信仰的村社，如何恰当地呈现民众

的普遍价值期待？其中存在一个跨文化、跨宗教、甚至跨时间的文化系统，我将它们称之为“全民图像”。图像主题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能够被普遍认可和接受。观念重叠，覆盖全民。

这种文化的重叠和覆盖，可概括为三种不同形式的“跨”。第一种是硬性的跨，不同宗教属性的图像组合在一起，最早在民间开始出现。不同宗教神像的混杂，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存在。张僧繇在江陵天皇寺画卢舍那佛，配置了孔子与十哲像。北魏后期，关中地区也出现了许多佛教和道教并置的造像石碑。唐宋时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寺观也不少，如众所周知的重庆大足、四川安岳等地的石刻造像。近年重庆开县高桥镇又发现了一个唐代佛寺——“三教寺”，大殿遗址里并置佛、道、儒的造像，如三兄弟般并列端坐。

第二种是柔性的跨，图像分不清属性和身份，属性交叉，未分你我。如一种特殊的女神崇拜——含蓄又含糊的圣母。山西境内许多“圣母殿”、“圣母庙”供奉的女神，就涵盖了后土、西王母、观音这些不同来源和属性的女性神的属性，说不清到底是哪个女神（但显然不是西方基督教的圣母）。被供奉的“圣母”由原初具体的女神变成颇为抽象的女神，由单一功能发展为全能。

第三种是重叠性的跨，即本性就可以属于不同的宗教信仰，身份一直明确不变，各种宗教信仰都会神化想象它们，如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山川河流。它们似乎是一切神庙的重合点，是一个跨文明的天神系统，不同朝代的皇帝都会出面做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将这些散落在山西乡村的不同时期的寺观壁画连缀起来，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

个长时段的视觉“连续剧”。可以看出有一些变化和时尚，另一些则持久而顽强。壁画图像的发展，呈现并促成了文化的沟通和发展。它们既是文化演变史的视觉档案，也是演变进程的推动力量。

二、作为历史档案的视觉材料

文字图书是我们认识文明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国家图书馆不仅是收藏图书的殿堂，而且还是度集和展示文明轨迹的大本营。人类文明的轨迹，除了文字记载，还有同样重要的视觉文献材料。山西壁画就是难得遗存至今的宝藏之一。文字的记录者和执笔者是历代文人和权臣，依据的规则是贵族与精英阶层的价值观。传世的历代书画材料虽然同为精英阶层的文化呈现，但几乎都被各级博物馆收藏。而以山西寺观壁画为代表的视觉文献材料，主要制作者是乡野民众，代表的是最为普遍的公众价值观，也是历史长河中较为稳定的、长时段的价值观。它与官方的文字记录正好形成错位与互补。以往的历史记录者对民间视觉文献材料往往视而不见，造就了历史认识的不完备和偏向。当然，寺观壁画都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准确、原大的复制品是目前收藏的上佳方式。

在现代复制技术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展示和推广山西壁画，将这类视觉材料的复制品作为重要的历史档案收纳其中，与国家的文字档案同样重视。这不仅是对文明材料来源的新认识，更具有重绘历史图景的意义。只有将文字与图像缝合在一起，才能构建更为完整、立体和真切的中华文明大厦。

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史研究者，我和许多观众一样，感谢数年来历尽艰辛四处踏勘的中国原创艺术发展中心的主管与各位专家，感谢山西省各级领导的支持，更要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眼光、魄力与决心。他们合力为学术界、为我们高校师生、为全社会贡献了一场视觉盛宴。